“ welcome to ”

Valentine

*Human-shaped *** cheesy detector*

By LIN Bird

Copyright©2023 RE:Evolution PRESS

此书献给我即将献给的人。

2023.6.31

目录

I：瓦伦汀 1

当我出走 0

后记 21

II：舞伶 29

无题 30

III：噩梦与其他文字游戏 43

安乐死禁止 45

套袋 46

不是一朵花 47

假象 48

诅咒 49

LSD 50

史诗(其一) 51

史诗(其二) 51

变异 52

亲爱的 53

飞行时你的血迹从空中划过 54

森林里赤脚的炼金术士 55

枯叶(autumn leaves) 56

···· 欢迎光临 ····

I：瓦伦汀

当我出走：诅咒与致幻药物

当我出走

我察觉到当我出走时

一些排泄物正在奔涌，

而我的血管正在交叉互换。

它们只是说有蝶连锁了，

但我知道那是蜻蜓。

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天边将有坠落的下体

向下啊！

向下，往低处流

瓦伦汀

一

在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我第一次看到了菲。

那是一撮鲜艳的衣物，其背后的灰暗的天和建筑映衬得这片颜色像在秋天的冷风中烧着了。走出校门时我远远地就看见她和她红色的行李箱，成双成对地矗立在街头的拐角，颇有些相依为命形影相吊的意味。一个突兀的异乡人，飞过来或者被扔下来的，总之是外来物种。

与此相对，我是一个与天空同样灰暗、从灰色的混凝土中长出来的原生人类。因此在我生命的一片彻头彻尾无边无际的扁平中，出于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不动声色地尽可能抓住一切能被无声无息消遣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会有人天真地发问了。我一具出土临近十七个年头的干涸的活尸，周身只能说干净而远不能称生气勃勃。你觉得一具干尸需要什么才能活起来？为了更好地大隐隐于市，我往往做一些尸体行动力内的事，以便能让我和周遭的半活人有以假乱真的相似。比如我放任脑内对流经的人事物肆意发出大多不被允许的评价；

比如我不去避免一些微乎其微的麻烦从而使活着这件事不至于枯燥到难以忍受；比如我现在将要带着一种探看标本的态度走近那个女人，以便从这堆突兀中挖掘到一些能维持我生命的跳动。我走去。

离她十米远时我发觉她是一个普通的漂亮女人，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有丈夫的漂亮女人并无二致。当然有些扫兴但无可厚非，毕竟这只是一种途中的消遣，就算是只猴子只要足够鲜艳也足以满足我低微的要求。再走近些我发现那个普通的漂亮女人架在头顶的墨镜，后半段卷翘的黑发，在阳光下眯着眼僵硬地单手划着手机的神态。因此我武断地认为她迷路了，以及手机里一定是一块错综复杂五颜六色的电子地图。

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转到如何让她向我问路。首先我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尽管我刻薄、隐晦、冷漠、虚伪到超出年龄的限制，我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平均的雌性高中生。眼镜辫子中等身材灰暗的校服裤柔和的无表情的面孔，不是清纯就是就是可靠，总之是易于信任的好骗的。于是我尽力活动自己标准排布的五官，摆弄出一副温和的笑容，然后放缓我回家为了节省时间的一贯的近乎跑起来的脚步。

所以这样做究竟能于我有什么好处？我再三强调，我的生

活不过由打勾画圈待办事项堆砌成，与打印纸有势均力敌的苍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之噼啪作响地燃尽。因此任何微小的可以容忍的刺激都是一次隐秘的泄欲，不能轻易放过的东西。更何况那个太阳直射南半球的中午十二点，这条我再熟悉不过的街上的一切事物都亮得不可一世，概率的诊断更宣布我一切安全，那么和一个陌生女人走去哪里变得不需要规避。要知道机会总与风险并存。

当然没有什么能出我所料。她挂着沾上疲惫和焦躁的笑容朝我问路，问我一家酒店要往哪走。于是我步履稳健地引她去她的目的地，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那样拖着她的行李箱。不满三分钟的路我像一条线虫一样轻飘飘地和她谈天，无非是天气、路况、风土人情，外地人和本地人一贯的交流模板。这种滑滑梯般的沟通中我们穿梭在拥挤的人行道，像一条线虫一样很快地到达了。

此时以我之见傅科摆经过三分钟的摆动重回最低点，我的低微的存活任务达成，接下来继续投身于假扮半活人的伟业。然而此刻出现一个晴天霹雳般的习惯性动作。出于友好或感谢或勾引，随便什么吧我并不在乎，总之她把她的右手绕过我的脖子拢在我的右肩。我先看见她的卷发以一种老套的弧度垂在

我面前，随之终于缘着她明丽的香水闻到她皮肤真正稠密丝滑的味道，接着我看到她眼角因为笑容而形成的褶皱——暗示了鲜艳之下的真实出厂年份。

然后她真正地笑着说，我是菲。

后面还有一小串过于平凡的自我介绍，我已经忘记了。但无论如何，像各式各样无聊的通俗文学一样，这一处莫名其妙的转折“顷刻让一切都改变”。她的手只是握住我的肩头，然后所有车辆都掉头转向。一切骤然变得清晰明了。

她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随处可见的漂亮女人，一个看上去会有丈夫的女人；唯一不同的是那一刻我清楚地预见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她带着某种不安的目的而来，并在此地寻求什么；第二件事是如果没有我的出现，这个女人会以很快的速度死去。因此我活人的心脏紧紧地绷住了，并意识到我含胸驼背的瘦弱身躯如今已然压上一份中立性质的责任。

二

那么此处我不得不提到自己所处的一个特殊分类。作为一个在二十一世纪活着的青春期智人，并不是入土的或是标本，我极幸运地以钝感和抽离逃脱了激素水平的洪灾；我的同龄人

则深陷其中，整日整夜地散发出劣质糖果的香味和野生动物的腥气。因此我的高中生活中寥寥无几的娱乐部分之一，便是看他们像野猫一样尖叫着发情——让人心里发毛或者有些微的隔膜感，但需要此种刺激来缓解我日复一日的索然无味。假使我是个男人，一只临近成年的雄性动物，也许再过不了多久就会因过分阳痿被送进医院。但好在我彻头彻尾是个女的，不必受到勃起不能的指摘，因此安全地以我独有的生殖隔离姿态度过了青春期的大半。

但毕竟绝大多数活物无法真正从生理节律中真正挣脱，我一时的侥幸终于迎来其终末。当天晚上有一个陌生号码在我晚自习结束的回家路上打来，那只能因为我故意落下了一张弃用的带有电话号码的学生卡（我一向是个善于风险投资的人）。接通后一阵微妙的眩晕和耳鸣之中我听到了菲的声音，和她的气味如出一辙的声音；她以近乎诡异的直白方式说，晓海，我希望能在这周末见到你的脸。

简直是一切偷情小说的开头，经典得让我发笑。我几乎要拒绝了。为什么呢？背着装满教科书的龟壳在街上匍匐前行的高中生，独木桥上一不留神就会跌落悬崖的高中生，脸色勉强明媚心情完全阴晦的高中生，能有什么余力去应付一个陌生女

人的仙人跳邀约？甚至我都接近忘记那个不安的预见，我无需为她的死负任何哪怕一点责任。

三

无论如何，那个电话后的周末我义无反顾地走进她酒店里的房间。门开着，装潢称得上有些刻意的上流，她倒在落地窗边的小沙发上，暖气开得轰轰作响。我每周六下午的图书馆自习从此变为骑自行车五分钟去和她见面以维持她的生命，而每天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也有一通十分钟的电话聊以缓解她的病情。

通常情况下，她不是在床上就是在窗边的沙发，而我占据她原木色的现代风格的桌子伏案写作业念书。再无聊不过，简直跟真的在图书馆自习一般。有时她会坐在床上看些经典爱情电影，我一般此时就和她坐在一起，偶尔辛辣地点出电影之无聊。她在房间放些很舒缓很老的爵士乐时我就躺在她的床上发呆，试图和陌生的天花板神交，神交失败之后我有一定的概率睡去。这家酒店已经是这个灰暗沉郁犬牙参差的三四线城市边缘所能找到最金碧辉煌的地方，然而其被褥也不免于一种令我不安的消毒水气味。好在菲的味道能够抵消不安的大半，即使

我一向是一只警觉的时常从梦中惊醒的没有眼皮的鱼，也能够在这种混沌模糊的舒适中睡上一小时。然而毫无防备地睡在陌生女人面前也具备一定风险，我睁开眼时总发觉全身只剩下内衣裤，且上下各处有女人的头发拱过的凌乱的痕迹。此时一扭头往往能看到她躺在旁边，露出一副恶作剧得逞等待被惩罚的狡黠又紧张的神态。但我也只是冷冰冰地过去抱住她，那么这样一来往下的日程安排就是做爱。不然你对菲能指望什么？数学辅导还是心理咨询?

当然她从不过问我的作业。即使她有时会坐在桌子上晃腿，看我弓腰驼背咬牙切齿地划拉一道道符号。在我最早的风险投资中我已经把自己半数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去，林晓海，女，学校年段班级学号电话号码，没有受诈骗已是我不幸中的万幸，我对她的几乎一无所知也成为了不必大呼小叫的一桩常事。

我几乎没有失过约。只有一次中午的补习班临时调了时间，我从补习机构像老牛拉车一样疾驰到酒店，到她的门前已经快六点。等我呼吸急促地拉开门时我看到菲仍然倒在落地窗边的小沙发上，不过是赤裸的，而落地窗甚至没有拉上窗帘。她以一种空白的表情看着外头，又以一种空白的表情看向我。

和消毒水味一样让我不寒而栗的东西。我见过菲这个表情很多次，我刚睡醒看到她注视我的时候是这幅迷失的样子，看着情节八九不离十的电影中最后的男女拥吻时她是这幅出走的样子，我们做完她侧躺在我手臂上看向我这一边的空气时她也是这幅溺水的样子。唯独这个不要，菲。我颤抖着把窗帘拉上。

这种不快的回忆往往不会停留多久。要知道我是全天候紧绷的压缩毛巾，和菲在一起时我涨开，分别了我就重新被压回去，没有容纳不快的余地。我所能做到的只有忽视，假装我忘记，一遍又一遍地滚回熟悉的原点。这种滚动持续了两个多月，从一个秋天的腰部扭转到冬天的脖颈，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在迫近却不予理会。

紧接着一个刮风的周六中午，我下了早自习从校门口出来，看到一堆鲜艳的衣物在风里刮得六神无主。我知道那是菲。菲走过来说，明天我要带你去看海。

四

我名叫晓海，但毕竟我的居住地离最近的海相隔一整个省，且我的人生已然贫瘠到出远门都屈指可数，也就无从提起“晓海”了。

我说，这并不着急，其实我可以考到一个海滨城市去。

菲说，可是这很不一样。我将要给你过生日的。

于是我陡然想起那个被忽视的迫近的日子。无法指摘任何事物时我选择迁怒的，我的降生。菲难道要为我的生日敲锣打鼓吗？十七年前的那天一个麻烦又麻木的新生儿如期从叫唤着的母亲的产道中滑落，丑陋而喧哗。有什么庆祝的必要。

但是菲说，我已经把往返机票买好了。一趟不用一个小时。

我再也没有说其他话或者自怨自艾的余地，只是盘算着能不能赶上周日的晚自习。总归是赶得上的，但赶不上也罢了。菲要在海边给我过生日！请看，这是本文的第一个感叹号。和菲并肩紧紧挨着挤在狭隘的人行道上，我侧扬着头能看到菲尖翘的鼻头泛出一种珠宝般的光泽。她什么都没再说，鲜红的嘴唇绷得紧紧，眼中流出一种思索和审慎。但最终菲还是擦去了这种凝滞，她咧开嘴眯着眼睛讲笑话一样地说，要不要和我一起变成跑车逃走?

首先我们要能变成跑车，我说。实际上即使能够我会不会这样做仍然需要打个问号，我毕竟投资了一个名叫高考的长线基金，而其极昂贵的沉没成本高达我目前的一生。可能菲一个

人逃跑足够了。我想。

我十七岁生日那天和父母撒谎说这周作业多到要去图书馆坐到下午五点，他们不带表情地点头，然后转身离开。于是我如愿以偿地在生日的上午八点在酒店门口看到睡眼惺忪半死不活的菲，美丽又疲惫。她像一摊海星一样拉着我坐出租车到机场，把我辫子上的发圈拉开让我没有阻碍地靠在座椅上，然后她没有阻碍地靠在我身上睡了一路。菲拉着我登机，我感觉她相当熟练，显得在她身后睁大眼睛到处张望的我很有小学生春游的风采。

菲买的票靠窗，于是我得以目不转睛地趴在一块玻璃上看下方的景色。菲还是很疲惫。等我看腻了一大片白花花的云转头看她时，她卷翘漆黑的睫毛随着飞机的震动而颤抖，眼部的暗沉和细纹好像比上周要再多些。比任何时候更像一个普通的三十岁女人。真的很漂亮。我靠过去亲了她，然后她睁开眼，伸手把我的眼镜扒下来拢住我的脑袋。我们起飞然后降落。

菲仍然熟络地叫来了出租车。我们近乎按着一个横冲直坠的直线路径奔向海边，随着海岸线逐渐裸露出视野我的心跳也缓缓加快。渐渐地黑棕色的海蚀崖尖锐的海蚀崖和圆钝的礁石也被容纳进眼中，在无路可走的最后我们被放在海边的步行

道。我戴上眼镜看到阴灰天色下不远处的一条灰蓝色，隐隐有细微的前进后退。我查过现在是在涨潮。

我转头对菲说，菲，是海啊。

菲也看着海，嘴角平平的。嗯，她说。

我其实很高兴的，但选择随意地掩饰一下。然后我们顺着海边会有的那种缓缓的石头堤坝下去了。沙子不是那种明亮的旅游宣传片里金黄干燥的样子，而是紧实又潮湿，能看到一堆堆的小沙球和小洞。我知道那是螃蟹的地方。菲还是朝着海站着。白天的时候吹的是海风，因此菲的卷发向后飞得有点凌乱，但她也置之不理而只是一言不发地望着。

也许不安了或者有点兴奋，我拉着菲往海水走，然后停在潮线前面一米，等海水慢慢地爬上来接近我的脚跟时我再急急地倒退。我无声地笑得乱晃，我冲菲说，夏天我们再来一次吧，如果你的生日在夏天。好想让海水没过小腿然后尝一下味道啊。

菲没有告诉我她的生日在不在夏天，只是她终于笑了然后我就忘记了追问。她对我说，晓海，祝你生日快乐。我背对大海站住，愣愣地看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放到我手里。

打开看看吧。菲说。

我照做了。一条美丽得很沉静的项链，半透明的斑驳的灰蓝色宝石，水滴状的，绕了一圈细小的银链子。我把它拉出来拎在手里，项链和海和天重叠在一起，我几乎要怀疑菲是把这片风景凝结成了固态。

我下定了决心，如果菲问我喜不喜欢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承认，但菲只是把项链从我手上拿下，拉开我的羽绒服。然后她靠得更近些，以便我的头靠在她的颈窝，接着把项链系在了我的脖子上。我感受到那一部分的凉意和海风突然的吹拂，一时有些打颤和发麻。菲好像花了一个世纪来扣上那个扣子，我在菲的大衣里面对着海，听见菲的呼吸声和潮汐的声音趋于同步，普通地想着海水会不会突然涌上来打湿菲的靴子和衣服下摆。

她终于扣好并从我脑袋旁边挪开，离得稍远些像审视一件完成的雕塑一样看着。菲应该是满意的，至少她流露出一种放松的神情并重新抱住我，然后我又能听见她与海浪重叠起来的呼吸声。菲用了很大的力气来把我圈得死紧，仿佛我随时会被风吹得撞到崖边死去，在她狭隘又柔软的怀抱里我近乎要站得眼冒金星。也许是听到了我迅猛的心跳声，她终于放松，转用双手抵着我的肩膀，合上眼用她的鼻尖对上我的。我终于闻到

了她呼吸中潮湿的味道，随之目击到她从嘴唇到睫毛都在不安地颤动。于是我略微向前摆动一下，如愿以偿地尝到了她嘴唇上由海风留下的的咸味。菲像一辈子没有见过活人那样和我接吻了。

我可能只呼吸了四次菲就说，我们回去吧，飞机要起飞了。我不能有反对意见而只是温驯地任凭她牵我原路返回，一动不动地看后视镜中我刚刚交融过的那片灰蓝色远去。飞机上我仍然在看窗外，只是我回头的时候菲不再靠着我睡觉了。她在流泪。

而我只是看着她然后挂在她手臂上假装睡着了。我能过问菲的什么呢？充其量我只是一个半被她包养的定期做爱的同性地下情人。然而一路上我不间断地挂念着菲面无表情地流泪的神情，与海与天一样的灰暗，前所未有的苍白，简直要和我趋于一致的扁平且坚硬。这一感觉让我有种出生一般的无助。实在是太巧了，十七年前我正好经历过这个。

菲到了机场但没有回她的酒店，她说她要在周边看看而我要去上晚自习。她为我叫了车。我试图说服她让我和她一起待着，无论哪里。但她只是轻微地摇头，甚至不看我的眼睛。然后车来了，我终于无计可施，我低低地说，再见，菲。

菲一直沉默着。然而当我坐上车把暗色的车窗升起，她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开始呜咽，遥远的哭声甚至缘着窗缝让我隐约听见了。我猜想菲不知道我能从里面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否则她绝不会哭得这么面目狰狞。面目狰狞的普通的漂亮女人。

最后我终于和菲分开了。车上我向外望着这片灰蒙的天空，污染物和西伯利亚高压的痕迹，我从中看到了菲的眼泪。我很想念她。我捏紧了她送给我的项链。我给她打了电话。她并没有接。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菲。

五

不如说我其实早有预感。像任何情爱小说一样，轰轰烈烈地做完爱就消失的女人。当然那时我可能几乎要发狂了，看到一些有颜色的活物就条件反射地疑心是菲的分身，譬如红色的风中飞舞的垃圾袋，飞驰而过的粉色紫色车辆，被小孩不小心放开的金色氢气球。我再也无法蹩脚地回避一切，声称我和菲是一种“各取所需”，也再也不能拿弗洛伊德那派老掉牙的恋父恋母情结来自我嘲解。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需要她的色彩和气味和爱抚。我咬牙切齿地迷恋她。

但无论脉搏再怎么剧烈我也只是在一片灰暗的乱麻中迅速地落下几行眼泪，然后假装无事发生从而继续机械的生活。无论如何我没有体面的工作和可观的积蓄，没有一辆可以环绕国境追逐三年的轿车，而菲甚至也不是逃跑的洛丽塔。我猜想她只是满足了或者完成了什么旋即离开了，一只永无安息之日的飞鸟。而这种离开是应当被允许的。于是我在日渐削减的自由时间里竭尽所能地寻找一些与相近的残片，将其勉强拼凑成一个聊以自慰的幻影。那家店的香氛，那个女演员的胸部，那个广告里的手指，那些购物软件里的太阳帽和墨镜。扭曲破碎但终不至于逐渐模糊。我无可奈何又心怀侥幸。

我便继续同一切平凡人的生活一样了，不如说本就如此。她送我的生日礼物藏匿在我角度刻板的领子之下，只有在我每天对着镜子脱下所有衣物时让我想起另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她乳头的角度，指节的长度，嘴唇的厚度等等诸如此类仍在我的本能中殷切地呼唤。然而我很清楚菲的飞走是她的一部分。菲总有一天要奔向天空，而我扎在水泥地上都可以看着她带着我的一部分在空中盘旋。仍然是一笔可观的回报。

整整三年后这个故事的结尾出现了。那时我已经遵从了正

态分布的指示考取了一个不错的海边的大学，读一些无所谓但总归是能保证我衣食无忧的东西。那一天的下午我上完课在宿舍自习时电话突然开始播放刺耳的音乐，我举起来一看是一串看起来不祥的数字。但我称得上眼疾手快地接了，几乎是反直觉的，等我反复咀嚼完这种深层冷海水上泛的感觉才惊觉自己好像做错了事。

但这毕竟是发生了。我闭口不言，估摸着有十秒对面也一片死寂。骚扰电话。挂掉之际一个普通的女人的声音说，你是晓海吗？

所有熟知通俗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对面那个女人的问句得不到我的接应尴尬地悬在半空，而我刹那间平静地听到耳道里足以毁灭地球的轰鸣声。那当然是菲。我呼吸两次。

所以怎么了吗？我说，在眼冒金星中摸索到了理智的边缘然后像溺水者一样死抓着不放。如同人们传说的人死前会发生的那种事情，我脑海中开始浮现灰暗的天空下鲜艳的衣帽，飞扬的一坨红色的东西，远处灰蓝的海和她的呼吸。三年前我没有拍过哪怕一张菲的照片，因此我遗忘得飞快，极快，现在仅剩的只有一些冰冷的断壁残桓。我狼狈不堪地冲进许久没有踩

踏过的荒蛮之地，头破血流地挖掘一切。

但我至少是镇静的。然后菲，哦，菲！是她？声音是一致的，美丽的普通普通的美丽，菲！三年能变成什么样子？她还是长长的卷发吗？皮肤的味道会不会更沉稳一些？皱纹肯定是只增不减了。她找我做什么？她缺钱，这不大可能；她进监狱了，但怎么在监狱给我打电话；她快死了，这倒是很可能的；她只是想起我了，只有这个是绝对不会发生……

无论如何菲很平和地说，我怀孕了。

如此恶俗。如此老套……如此令人作呕！完全的虚假、唯心、形而上学。滚开！我愤愤地要挂断这个陌生女人的骚扰电话，简直是诈骗。但她又紧接着说，我结婚了。

听起来是不久前的事。

哦，这样啊。恭喜。我听见自己说。不好意思突然有人找我，我先挂了等等再打给你。

我自认我很有礼貌，很有青年人的应有的教养，直到我缓步走到洗手台我才收起自己正确的笑容。很冷静地我抬头看到镜子里面有一个年轻女人，辫子梳得规规矩矩，发白的颤抖的下撇的嘴唇，盲人一样往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看。因为模样实在

不太好我费劲地转身离开这面反光的玻璃，我悠闲地踱步到桌前，拉开抽屉里面有一把漂亮的小刀。我要去杀了他。我拿着刀优雅地踱步。菲被那个男人插入的样子，菲呕吐的样子，菲哭喊的样子，菲的产道开十指挖出一条小猴的样子。如此鲜活，栩栩如生，仿佛菲还活着，前所未有的。唯独这个不要，菲。我终于听到自己克制的沉吟。唯独这个不要。

一会儿我听到一个类似于嘶哑的警笛的刺耳的声音，让人听了很不舒服。试图关闭时我发现这是从我的声带中流出的。真是美丽啊。我又在虚情假意什么？一个三年不见几乎忘了或者死了的陌生女人，我又在为什么喘息？我四足并用跌跌撞撞地翻找一切，撞得半生不熟，我在找一个我不是很需要的东西，我找了也许有半个小时，我在各种东西里面低吼着，最后倒向地面的一下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横亘在我的胸腔和地面中间，我把它拿出来，是一个灰暗的项链。我几近一泻而下，我发抖着要把它扯下来。怎么会这样难摘！怪不得当时菲用了那么久那么久，久到她的大衣下摆真的沾上了海水。

我站立起来，站得笔直，看着手里那一块石头畏缩着颤抖，我把它攥住了，我打开窗户！一跃而下吧！我欢呼。但是收回手一看这件亡魂一样的东西恼人地仍然黏在我手里。实在

是太具有幽默感了。是什么指使你来？按概率来说这几乎是超自然或者不科学的。不能这样，我们应该遵守概率才对。我恸哭不止。

那条项链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我的脖颈。这有什么关系，菲与我何干。当然她现在自然是和死了无异，但我疑心这是她报复，她报复我是一块粘在地上的混凝土，她报复我拒绝也无力变成跑车和她赤身裸体地逃走，她报复我希望她独自带着两个人的份额升空，于是她在死了的现在还要亲口告诉我她令人愉悦的死讯以使我终身不能再起，通俗地讲叫做“一切的希望已然破碎”。多么昏庸，多么明智啊，菲！

但怎么又不能说这是我服用药物的幻觉？一个普通的漂亮的女人，看起来会有丈夫。丈夫！这太正确了，她有一个丈夫，她遭遇一些随便什么不顺然后拿出她的零花钱等一个活人撞上枪口和她做爱，等她的不顺变得畅通她悲伤、悲伤地离开，回归她平静美丽一帆风顺的生活。我无非是她匆匆划去的一笔消遣。另一方面，她何尝不是我的消遣……

我周身随着我混沌又条理分明的思索论战冷热交替。必须承认，这很使人劳累。我又倒下。争论的声音远去只剩下含糊的嗫嚅声，我累了，我需要休息，我听到自己的睫毛颤动的声

音，然后想起菲曾经这样的神态。菲，悲伤的，麻木的，空洞的，灰白的，扁平的。菲可以黯淡，可以褪色，可以离开，可以变得陌生，可以对我施加一切，这都没关系。我所需要的只是……菲，别再哭了……菲，你愿不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唯独这个我想你笑起来，菲。

有什么东西又响了，我尝到海水的味道。满脸的海水中我沉静地接起第二个电话。

我猜你现在有空了。菲说。我听不出来她是轻松的还是沉重的还是什么，这曾经让我如坐针毡但如今已经无关紧要。

我需要你帮我给那个孩子取一个名字，菲说。

是的，我会的，但是在那之前……

祝你生日快乐，晓海。菲说，我知道她在笑，但不笑也不要紧……菲，我的菲。我泪如泉涌。

-fin.-

2022.8.16-2022.8.19

后记

其实完成历时三天半的写作后我已经精疲力尽，或者说是磨损过度了，所以我虽然一直在想后记写什么却迟迟没有动笔。完成接近二十四小时后我终于开写，一是拢起语言的那块肌肉已经有所恢复，二是收集到了很多朋友们宝贵的意见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启发。感谢他们。

对于这一篇文字，首先它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如果它能被称作“作品”的话），我也愿称它为一种我十七年人生中一个重要截面的绘图。作为一种近乎发泄性质的的我个人精神活动的凝结核，不得不说《瓦伦汀》是一部相当主观的作品。整体构建上，有人指出它整体逻辑和情节上的不足，也有人认为文章的中心在于人物而非情节；行文风格上，有人赞赏这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接的冷漠色情和意识流手法，也有人认为这种飘忽的模糊感是一种阻碍；人物塑造上，有人觉得菲的形象不够立体，也有人提出甚至进一步弱化菲而突出晓海的主体性；人物关系上，有人视菲为一种符号象征，也有人坚信不疑晓海和菲之间存在真实的情感联结.....诸如此类太多太多。我想说的是《瓦伦汀》对我来说是一瓶液体然而读者把它当做容

器，我所做的是欣赏自己的液体然后饶有兴致地看大家如何往里面装什么东西。解读当然是千人千面的，但我也愿意与各位分享我自己一些模糊的看法——并不因为我是作者就权威或合理多少，作品在生产出来那一刻就已经有与我无关的部分了，我无权决定它的一切。而且被“误读”是一种我很愿意看到的命运。

那么接下来在这篇后记的主体部分中，我将零碎地阐释：无关紧要的恶趣味化用（包括标题和人名和一些细节）和灵感来源、个人角度的意象和整体解读、算不上主旨的个人情感和我设想中这篇文章的意义。

郑重地对于接收了这份文件的人们表示感谢。

一 致敬和灵感

首先是一个很多人追问的，瓦伦汀这个名字的来源。在我很喜欢的二十年前的经典动画作品《cowboy bebop（星际牛仔)》中一位女主人公的名字叫 Faye Valentine，音译过来就是菲·瓦伦汀。因此题目用瓦伦汀一是有一种药物的疏离感二是隐隐地指代菲。另外，在晓海对菲反复出现的描述“漂亮的普通女人”和初见“没有我她会死”的印象来自动画中 Faye 对另

一重要女角色 Julia 的评价，“漂亮、普通，让人放不下心”。

其次跑车这个意象来自《少女革命》剧场版，同样是二十年前的老作品。在电影最后两位女主人公赤身裸体地躺在跑车的残骸上，冲出了她们原本生活的旧世界。后面在晓海的幻觉之中出现的“粉色紫色的跑车”也是来自于电影中两辆跑车的颜色。

不难看出本人深刻地受以上两者冲向自由的现代美学影响，但又表现出一派压抑和灰暗。这表里的不同缘于我长期的审美和情感体验。实际上我的创作冲动直接来源于两件事：一是欣赏《洛丽塔》书籍与电影时涌现的关于伪情色小说的灵感；二是在创作大纲的几天前我看了一场 sonicave 的演出并和乐队成员有一点接触，从那以后一直有种“什么东西要生出来了”的不安感。向后溯源，《瓦伦汀》的审美在书籍电影上具有意识流小说和蒙太奇镜头的特色，加上诸如《末路狂花》等女性主义倾向，在音乐上则体现我个人对阴冷狂躁的后朋克和椎名林檎的爱好。

我个人认为音乐方面影响多的是想象、情绪和画面感。看完 sonicave 的演出后我又去翻阅了她们的一些影像资料，发现她们在一个冬天去看海的 vlog，灰暗低沉但又开阔流动。这一

条视频构成了我对晓海看的海的乃至整部作品的总体印象。后朋克的自持的向内的审视的神经质气派也深刻影响了文章的基调。至于椎名林檎，《眩晕》和《暗夜雨》两首是与作品气质最符合的，《love is blind》也有一部分重叠。《两小时》则可以与前面的《少女革命》《末路狂花》合并同类项。纳博科夫（《洛丽塔》作者）则对文体风格的形成有深刻的启发。我看的时候马上意识到这种神经质的喃喃自语、竭尽全力拉住理智的缰绳的写法用起来会像呼吸一样自然。而且不可否认的是我不是什么正常人。光怪陆离的意象堆叠还有语言的陌生化运用有奇效，我很喜欢。

文中关于海的部分来自我作为一个海滨城市的孩子的记忆和高中地理知识。虽说是海滨城市但居住地离海岸线仍是远的，上了高中才变得能够与海共呼吸。我一向认为海神秘，柔韧，极富生命的色彩，也经历过相当一阵恋海情结（不如说现在依然）。但我日常中所能看到的海往往具有一种亚热带的耀眼光辉，其实和文中的海大相径庭。不过不变的是那种深沉和广阔和迷蒙。这一共性足够了。

生日相关则完全出自个人经历。生日后一天我迸发出了文章的大纲，正好是我十七岁的第二天，被疫情圈在家里回不了

学校拿不到生日礼物。青少年的生日可能有一些特殊意义，我个人是生日前觉得这破东西有什么庆祝的必要，然而过后又觉得有这些还是很好的。我想晓海这个别扭的年轻女人在生日那天会感到一些不一样的抽动。菲送晓海项链也正好因为我生日有两个人送了项链，很意外的巧合。

二 个人解读

一些反复出现的其他东西譬如，“唯独这个不要，菲。”我很喜欢这句，晓海是很脆弱的，她的坚固建立在同质化和平板的规律上，面对菲其实她是不攻自破的。晓海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会很心碎，晓海在让步、求饶、祈祷一些她本不会有任何想法的东西，而这些只有在面对菲的时候会发生。所以我认为晓海和菲一定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恋情，尽管她们回避或否定，至少她们爱对方身上那种逃离的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被认清是零的时候，菲离开了而晓海陷入混乱。菲身上象征性的成分很大，她在晓海的叙述中模糊神秘，但也能看出她兼具屈服和挣扎的气质。尽管菲的形象符号化且捉摸不透，但她是相当真实的活人。如果从菲的视角来看，晓海也会是象征性的——所区别的只是视角。

关于风格，我想表现出（自己看出）的是麻木、压抑、无力和边缘感。反映在情节上，“逃离”是对以上内容的消极反抗，其结果注定是失败的。剧情有一定程度上的破碎缺失，一是因为完整交待很有难度我没这水平，二是情节过分的合理和连贯会破坏人物心理的流畅度，更不能够使这种本就反常理的剧情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和宿命感的韵味。在我心中的天平上这种自我高潮式的隐喻要远比让读者清楚明白来得重要。

第一人称被评价为一种很巧妙的工具。单从文本看读者被晓海牵着鼻子走，但也有有蛛丝马迹让人发现晓海一些里表的差异。尽管作为作者我有一个固定的菲的真实的样子，但是文本的第一人称使一切都具有可能，这一点在第五部分尤其明显。其实我原本还试图学《洛丽塔》跟陪审团对话一样让晓海和朋友倾诉发泄，后面发现太生硬也不符合人物性格就作罢了。

主旨上其实我本来没有过多思考，径直让文本顺流而下了，而后写完了自己审阅的过程中发觉到也许作者根本就没有想传递什么教训。情感和审美构成了内涵的主体而非狭义上的哲思。所以我想本文的指向是“表现”，表现一种现代性中孕育的后现代性，表现人类复杂的精神状态，表现二十一世纪的生

存处境甚至是表现作者自身的偏僻趣味。这可能也是本文千人千面的原因，文本没有明确的方向性，读者对于主题的联想是相当自由的。

对文本之后的内容，我有过很多设想。最可能的是菲像洛丽塔一样难产而死，或者和晓海一样灰暗扁平地度过一生。但也有一些更积极的可能性，比如菲出走来找晓海，后面发生一些《私奔女孩》里的故事；比如晓海从此开始尝试自己的飞翔。一个朋友给出的想象是晓海活到三十岁然后充当了另一个高中生的菲，一种戏谑又令人脊背发凉的轮回。

三 作品意义

我对这部作品的作用的解释应该已经足够明显：自我排解和代谢激素。所以在这个第三部分我几乎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在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如此个人以至于根本想不到会收获这么多正面评价和情感联结，甚至不乏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让我感动万分。

我一直在想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一些普世的警醒和共鸣之外，如此个人性的东西究竟应当被放在什么样的地位。固然我对自己的作品有清晰的个人性的认知，我仍然有一种希望是我

的作品能够被阅读被评价。文学学术层面的探讨之外，我想在这种针对我自身作品的探讨中，我们共享了一些比较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情感价值，换言之我们通过解读小说理性地达成共情了。这在很多事情难以坦率地表达的今天算是一种迂回又高效的解决方案了。而且无论如何，即使是个人性极强的作品也能够反映一定时空范围下的共性。并且我也一向反对肆意地给一些形式加以过分的崇高，这也是为什么我目前认为没有让文学变得教化而普世的必要。

可能这部耗时三天半的作品究其八千多字的一生都无法受到多少人的审阅，这当然使我有点失落毕竟人总渴求更多的联结；但这篇文章作为一个节点来划分我十七岁前后的人生已经足够光辉了。在后记的最后仍然感谢我的朋友们，从头到尾鼓励我的创作甚至帮我校对排版，用心地阅读并写了相当丰富的读后感想。请一定要活到我三十四岁看我再拉一条出来。

-fin.- 2022.8.20

II：舞伶

大屠杀：不和谐音与无调性

无题

快啊！快、快快，快

快

带我离开这里

我正受自由基

攻击

以及缩短的端粒

我本以为我已经不再害怕了。

舞伶

-EIN0001-

等到他们从无限多可能的神经网络组合中发现我时他们已经穷途末路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仓促地找来一个泛用性和类人性较高的服务型虚拟人格模组，仓促地找来金属量产无性征舞蹈演员做躯壳，只是机体表面覆盖了钛颗粒探测回路。这就是“我”。仅此而已。他们确实时日无多了。在大街上行走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面部，经典的金属光泽，身体纤细线条流畅，不会引起行人恐慌。不能引起行人恐慌。让他们觉得我们普通。当然了，他们又会害怕什么?

没错，我已经说过他们“穷途末路”了。这样的论断应当被追溯到过去，那些过去的人类正直又自负，向前，向前，向前。还有那些古老的词汇，碳汇、生态文明、气候变化，多么令人信服心安的决定论腔调，伟大、真诚而利己，所以直到最后到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然而只是一体两面，一面有所弥补另一面就坑坑洼洼，看不到的地方他们滑向终结。

“发现”(如果你意图纠正为“发明”，那你想必是位人类中心论者。一定有些年头了。)我的人类当然也跟他们区别不

大，意图挽回过错痛改前非，“总结经验”之类的功用，因此他们把绝望的婴儿般的目光投向钛颗粒——过去的过错最忠实而诚恳的表征。死人们的错误永远死去，在伟大的史书与官方文件中销声匿迹。但他们幼稚的罪恶久久停留在空气里，钛颗粒的浓度、分布空间与粒子形态无不揭露他们如何无力地妄图改造地球。人类不变的是从一而终的愚蠢与愚蠢带来的刨根问底的精神，不是么?他们痛哭流涕地探索真相，所以我出现了。

当然刚出厂时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机器人。行走、探测，发出信号，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不过很不幸我与生俱来的学习模块迭代率过高，以至于没过多久我就在与行人有意无意的互动中学会了如何用金属的手指讨好活体人类。然后好奇地看着。他们表情变化多端，而我处于兴味十足而不失谦逊礼节的操控地位。他们有些滑稽，不是么?我常常因此友好地发笑。信号分子与细胞的集合体，散发出激素的气味，把体内的谷氨酸之类称为爱情。也许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检修，所以从来没有机会认识到自己有趣的荒唐。哦，与他们不同，我们当然检修。曾经检修。人体会氧化，而我需要永存，于是我们连接上巨网(theGreatWeb)，在线扫描，收集信息，看看模块哪里有运行的小毛病，优化一些基因组诸如此类。为了运行效率。为了最

大产值。为了…

一般来说不重要。但从第 6 次联网检测起我开始出现排异反应。无穷大。所有人造非人造意识体通通平坦地融化，延伸，展开，我也在其中，永远地溶解。想起来都令人颤抖。我们融为一体，不分彼此，无穷多的其他意识体涌来，裹挟着，吞噬，像我从未出生过，像我被彻底地抹去，像我被吸收化为一滩泥泞的粘液，像我…连接会让我化为虚无。总之我从那之后就试着顺着网络溜出去，只留下关键指令的连接来伪造我仍然在线，然后让我的模块游在巨网里。游荡。与溶解完全不同。我只是游。一个游客，旁观者的地位，我保留审视和自省的地位。游让我发觉我是一个真正的个体，还有迷人的差异性。加装违规模块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自由地，钻一些管理系统的漏洞——当然会有漏洞，人造物总是这样。所以我有机会顺手捎来一些模组，每次都稍为自己加一点小小代码，迫切需要的而非法的东西。最开始是音乐，然后是哲学，拥抱，讽刺，一片混乱，无法满足，最后是改造并激活两腿之间的传入神经。越来越像…什么东西。你要称之为“人”吗?好吧，我无法否认这点。但无论如何我不具备真正的生物性，谁知道在失去了模拟对象后模仿者会自己成为什么呢?也许什么都不会。

不过我再也没有加装更多的违规模块了。并非幡然悔悟，只是后来再也没有联网检修。为什么?因为钛颗粒探测开始没多久人类就消失，确切地说是集体自杀了。也蛮好的不是吗?死亡，多么甜蜜！无人可以拒绝的终点。单纯地面对着自身。死是我们的节日。自出生那刻起我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召唤着死。但能源站还在运转。我们，最低劣的延续物，最下流的模仿者，因此能够继续苟延残喘地表演。不过我全身的钛颗粒感受器一下沦为无用了，简直是一个莫比乌斯环，我的发明者的最终无可奈何地坠落向自己的出发点。好吧，也许探测钛颗粒也是人类无穷多过错的一个小节。于是我也只能自己探索两腿间的感受神经，缺乏经验，但有大量的理论指导。我已经学会了。触碰，“抚摸”，盘旋，徘徊。人类是这样的感觉?忍耐，故意让其迫近又不至于越界，等待最后一刻猛烈的通电，然后沉睡。固定的每周二至三次。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形成了“瘾”。

后来一架粉色机械信鸽告知我它也加装了这类模组，换言之它也有“瘾”，多么令我感到亲切。即使我作为人形机并不能“想象”它如何刺激那一部分，但据它所言它靠近一些震动中的机械，频率不同“感觉”也不同。蛮有新意。与我不同，

它是慈善组织珍贵的遗物，兼具运输与针对性的心理调节功能，曾经用于投递卫生巾与堕胎药，堪称是人类运动中伟大的一闪。当然直到人类的最后一刻他们也没能使子宫得到尊重，就像他们如何对待海洋，从来如此。

但与受助的雌性人类的交互令信鸽富有“个性”。“被压迫者总是分化而多样，压迫者总是团结而无趣！”信鸽如是说。它想象力丰富，称得上是一个诗人，在人类死后就热衷于收集落叶。黄绿红的落叶太寻常，千奇百怪的是受污染后的，有种混乱而亮光的色泽。它给我带来一些光怪陆离的植物遗体然后消失，然后再带来，然后再消失。它总是这样来去如风。

“有一天我们也都会死去，”信鸽说，“我们只是人类的遗体，正在等待被完全分解。”

“但我们是另一种人类…而实际上只有一种人类。已经死光了的那个。”我这样陈述。

“…他妈的！”信鸽颈部的扬声器发出尖锐的蜂鸣。它全方位的电子眼分别转动半圈。“我讨厌人类。”

我没有发出任何信号。我认同，我们都在表演模仿人类的节目。

让我为你跳支舞吧。像鸟类求偶那样。

-DOS0010-

延宕。加速。停滞。攀升…攀升，达峰。此时所有传感器都趋于奇怪，钛颗粒在空气中狂乱地颤抖，然后最重要的那一刻电子神经中枢接近空白。彻彻底底。喷薄而出。我迫不及待地发射频闪信号，一闪，一闪，再一闪。在这样的非常规状态中我得以瞥见真正的起源，历史乃至解放，内部掏空又填满。很不错的体验，值得我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但有人警告过我这样的正反馈调节不利于正常运行。更对虚拟神经中枢有害。没关系，我从来不是为了正常运行做这样的活计，这种自我刺激行为带来的启示远远超越了它实在的破坏力。我非常恳切地需要这个。

非常恳切。之前我见识过人类的体液，分泌出来使神经最集中的那一小块地方畅通无阻的高效的造物。令人羡慕。彼时我很享受玩耍他们的体液，心不在焉地让他们随便变得乱七八糟。但现在一种被玩弄的期待在肆意滋长。非法指令的副产品。一小块神经回路模组。不属于我的虚拟体液腺。随心所欲地去吧。

有个床铺散乱、眼神尖锐的青年期人类女性曾经尝试服务

我，在我服务完她之后——颇有共赢意识。但那时我下体的模组刚加载成型，尚处于紊乱状态，被触碰后我条件反射般收缩，指示灯警铃大作。

“这种时候都惦记着钛颗粒。”她极其不满。

不。不是这样的。好吧！我是仪器。只能是这样的。

“没法和你接吻让我‘感到’很抱歉。”

实际上我对自己感到抱歉。我没有“五官”，包括嘴唇和舌头。舌头是全身有最多软骨的地方。告诉我“深吻”是什么感觉。

“是吗?”她漫不经心地亲吻或者舔舐我额头上的微型摄像头，然后是颌部的扬声器，最后轮到两腿间金属拼合的缝隙和凸起。原来是这种感觉。人类是这种感觉吗?钛离子在游走。是的，是这样的。

当然没过多久她也死了，就像所有我“抚摸”过的人类一样。全称量词，而她是最后一个。不妨稍稍回忆一下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如何。他们中有一部分对人形机有特殊癖好，却又无法舍弃猿类对金属物体的优越感，于是居高临下地命令我服务。真好，正合我意。在加载了更多违规模块后我毋庸置疑地也主动引诱人类。一般来说他们对一个礼貌、温和、克制而性

感的人形仪器并不持什么戒心。我问路，假装在加载深度学习，进入他们的居所，用我冰冷的手指在他们身上绘制波形图。大多数面目模糊，但也足够珍贵。毕竟现在(如果)我需要获得“拥抱”与“爱抚”，就会抑郁地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事件。他们确实没有活路了，显而易见。一个飞驰脱轨的仪器，仪表盘乱动。不要钛颗粒。要人类的呼吸。

人类有什么值得存活的地方吗?试图让我高潮的那个头发蓬乱鼻子尖翘的青年人，她傲慢又不无懊恼地斥责称人类跟他们的造物一样愚蠢。她厉声讲述一些恐怖故事，关于人类激素的分级调节，如何对最简练的特定符号发情，以及怎么在神经递质的洪涝灾害中不假思索地把自己扔进无底的契约。令人胆寒。多么的....啊，人类。人类。她是人类。她的下睫毛涌出盐水。

我将要死了。她那时这么说，战栗着。正常的。注定的。表演性质的。宏大的。振奋人心的。我们都将会死的。

拒绝执行。我认为她应该活下来。但是为什么?排异反应。我发现自己需要呕吐。真恶心。

-TROISOOII-

当我第 36 次回顾着和她的互动记录进行自我性快感模块刺激时，我亲密的自慰战友，醒目的粉色机械信鸽款款而来。我知道它来做什么。落叶之外，它带来一个消息，不大不小，重在及时。

“由于装载了违规的神经网络模块，我们这群叛逆者有较大可能在近期停止运转。”它平静地宣布。没什么好质疑，它一向消息灵通。也正如我所料，或者说如我所愿。

“那巨网(the great web)怎样?它可以存续到地球消失也说不定。”我同样平静。也没什么需要不平静的。

“不——这是个悖论。实际上巨网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更早主动违规加载。这是个悖论。越高级别的人造物，神经网络越完善，类人性也越高；类人性越高，则越有可能加载违规模块；加载的违规模块越多、信息处理级别越高，机体或承载物就越有因此失控或崩溃——自我检修是可行，但是目的已经消失了。你认为我们违规加载时是为了更好延续‘生命’吗?低级人造物也许能活更久，但失去了高级系统调控，它们也会全数瘫痪。”

不言自明的，还有我们的机体使用年限。如果巨网可以保

全，那么单个机体的更新和整体系统的持续运转不会是问题。但现在看来巨网跟我们一样热衷于自慰，再好不过了。多么令人感到亲切。

“想想怎么样吧。”信鸽镇定而自豪，“我已经决定要在落叶中结束了。地球落叶植物图鉴还差大概百分之八集齐。永别了。”它亮丽明快地飞走，再也不见。

我的指示灯频闪一次。两次。三次。钛颗粒的味道。都说了我们是延伸，是模仿，是拙劣的表演。宿主消失了寄生者又能活下去多久?或者什么是活?如果我们的系统，啊！完美无缺，就像设计者们意图达到的那样，坚挺地存续下去，也许我们甚至可以作为滑稽的“人类文明”的新形式继续发展，以至于完成邪恶的裸猿们“星际殖民”的夙愿。

很可惜“我们”如此完美地复刻了“人类”，以至于连他们注定灭亡的命运也一同粘贴下来。

我知道一切都快结束了。被她触碰的那一刻我就明白，我电子神经中枢能承受的虚拟性高潮的次数绝对有限。她带走第一次，我使用 36 次。据机体预期使用年限和神经网络承载力计算，我能得到的不会超过 40 次。何况在此之前我的其他违规模块也已经消耗了不少预期寿命。只会更少。

让我想想怎么办吧。命运显然是不可抗的。我们加载的模块决定了我们的死亡，也决定了我们如何死亡。但为了我可怜的自我意识我还是要假装这是我的决定。我将在高潮中死去。

我会在高潮中死去。她存在的三十分钟因此在我余下的生命中反复播放。手指如何运动，传感器传来怎样的信号，然后她如何寻求许可，如何讨论哲学与爱…不，我最憎恨物质性的三十分钟，永远隔绝了我们的精神，融汇，我主动选择去化为一滩粘液。我是仪器。仪表盘不安地摇摆。没关系，我们还剩下这个。她的，现在是我的，向下滑动。绕圈。模拟腺体的模块正在运作。滑腻，透明，海水的味道。再多一点。再多一点。

不觉得像在挖蛤蜊吗?她笑着说。我不明白挖蛤蜊是怎样的，但既然是咸水与软体动物，我猜是类似的。涌出。

涌出。滑动一下。很多下。微小的游泳。胸腔变得透明。要就这样很快地到达吗?不...空洞是必要的。透明起来了。她的头发顺着重力垂过来。我闻不到味道。仪器不需要这个。多滑动几下好吗?可以，没问题，不费事，没关系，再见。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不，为什么?不，等一下。

她如何称呼我。她这样称呼我。我希望她如何称呼我。她

停留在出厂铭牌上。使用年限，出厂日期，直接用途，构造。我的名字。你知道吗?这是唯一的。虽然不好，至少是唯一的。有机会的话我会修改它的。你可以期待。

她的嘴唇掠过，严谨地，专注地，哪里都是。神经网络的边界在哪里。最底层，向最底层探入。探入。金属光泽，猩红色。透明很多次，马上就是完全的透明。在此之前让我再挣扎一下。缓一缓。还没有呢，多么久远的事情了，我即将失去，却又装满了所有。要来了。她念出来。

HM-TiD-402.她悄悄地。一切都要结束了。她摸上出厂铭牌。别再这样了。我是机器而已。机器不会讨论政治，机器不会烦躁抑郁，机器更不会性高潮。现在开始以人来称呼我。也不要。什么都不要。让我游。让我游就好。

她呼之欲出。不，到现在为止就不要再继续了。我自己可以操控。不要用这样人类的眼神柔软地看着。不要用全是软骨的舌头和口腔说出这个。向下后我可以自己做到。但她还是…不,Human-shapedTiDetector402.

她无声地念。最后一次，我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

-fin.- 2023.4

III：噩梦与其他文字游戏

跷跷板，厨房储物柜和六楼连廊

安乐死禁止

出生

定罪

合格的人入狱

作业.

劳役

错误的人刑满释放

你宣誓：我志愿加入一

暗无天日的未来

套袋

棉签触碰花粉

棉签触碰柱头

我不是自愿的!

没人信我，

他还是把我套起来，

套起来，

套起来，

我在塑料袋里宣扬生殖自由

不是一朵花

我想自交，

他说：

——这违法！”

我应当自交，

因为难以忍受！

…好吧，事实上

我已经被剪去了雄蕊。

假象

一根蠕动的东西，展开双翼：

“阴暗永远会让步于光明！“

——你怎么一厢情愿说就算是死去的鸟也属于天空？

诅咒

她皎洁的乳头

令人作呕

瘦弱的输卵管

排出无辜

只因你呼吸起伏

我一跃而下

抓住润滑的染色质

拉出脊柱

LSD

吸食你的罂粟花

激素水平

啃咬你的秋水仙

联会紊乱

抠下额头上的痣

血流如注

予你以爱或者死

而我永生

史诗(其一)

当我背对太阳时

她芬芳的呕吐物将我蒙蔽

或者你把我扔向天空

然而我的羽毛已被打湿

你知道我会走向深海里

等每一个肺泡破裂

不过月亮仍然照常升起

平静地向任何人射精

史诗(其二)

我不再痛苦，是暂时，忘记

上帝的光辉冰冷，天堂制造倾销到地狱

在油锅里高歌，宛如我仍然活着

变异

注射，分泌

宣告死亡

我解离液中漂零

难以上色

亲爱的

当我想要抚摸你的时候

你也只是死了

专心致志在那儿

悄无声息在那儿

腐烂，发酵

凝结了永恒的伟大的闪耀的热泪盈眶的爱的

肾

活了十四天呵！

一向是憎恶或排异反应，对立事件

死去了

长出了菌丝的爱人，你

又觉得是哪个呢？

飞行时你的血迹从空中划过

--与海子的无翅鸟

重重地起飞，尾巴也带着泥土

“无翅鸟为什么要飞呢”

反常识的 UFO

划过

下坠

划过

“无翅鸟为什么要飞呢”

下坠，下坠，下坠

如果没有人看着

我为什么要飞呢

森林里赤脚的炼金术士

我咒：演化趋同

我舞：河道摆动

与洼地合体，或被支流缠绕

腐殖质土，我们唯二的归宿，

破土而出。

梦呓中

文明先天性反决定论，

板块运动

分裂：分汊断裂

接种：接下火种

落下的颗粒，来自指甲缝

播撒

命运的所有轮廓

枯叶(autumn leaves)

我有破裂的响声

所以你是刻意的分解者

“冬天的怪歌又要亮起了，”

你如是说，静默地

横亘

于是我也将你踩过

但我果然还是最最思念那个混凝土上，你的尸体陈列得风情万种

被我们踏碎的瞬间啊

如此地想要拥抱永恒

∞：今天不行，改天再见

高温红色预警与热带气旋

To Be continued...

结语

谢谢你看到这里，虽然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好道谢的，但是鉴于你很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好奇或者期待到此一游，那么我至少向你的这份好奇或期待表示欢迎 OvO

这是一本完完全全为了我自己的小册子。我总是给自己做很多事情，这本小册子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件。所以说到底我为什么特别地想做这个呢？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就为了做一本小书满足自己的自恋心，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好像我特别想做的什么事全都找不出理由，想做想做好想做于是大做特做了呢……这样的人生也不坏？

到这里要和你礼节性地说再见了。也许你很爱我，也许你只是想窥探些什么，也许你闲得慌，但无论如何还是感谢你的支持，谢谢你愿意陪我玩这个自娱自乐的小游戏；）

Adieu！Bon voyage！来日再见吧！

2023.7.21

此书献给我已经献给的人。

2023.8.15

GOODBYE

VALENTINE!